

集体消失的“越南新娘”

河北邯郸大批越南媳妇连同“媒人”失踪，警方认定涉嫌诈骗控制多人；“骗婚”折射当地男子结婚困局

今年11月底，河北邯郸市曲周县多位村民报案，称他们花高价“娶”进门不到半年的越南籍女子在同一天集体消失，当初收钱作保的“媒人”、越南妇女吴美玉也不知去向。

事发后，曲周警方立案侦查并成立专案组，经统计有20余受害者向吴美玉支付了数万元不等的“彩礼”，初步认定“越南新娘”集体失踪涉嫌婚姻诈骗。目前，警方已将三名骨干成员控制，吴美玉也被列为网上追逃对象。

记者近日赴当地调查发现，在河北邯郸市曲周、肥乡、广平等地农村，由于男多女少，娶妻动辄20多万的彩礼正逐年攀高。经介绍花几万到十几万娶越南媳妇，成为许多大龄男青年的选择。而人财两空的现实，让身在不同村子的“丈夫”们意识到，平日时常借外出聚会彼此联系的“越南新娘”们，或许早已在吴美玉等人的组织下，设下了这个涉外婚姻的骗局。



12月11日，曲周县安寨镇西马连回村，来自越南的妻子出走后，袁迎宾坐在婚床前发呆。2014年11月21日前后，邯郸市曲周、肥乡、广平等地农村发生“越南新娘”集体消失事件。

没有征兆的失踪 多名“越南新娘”同日出走，平时姐妹相称，常相互串门

袁新强想头疼，也没回忆出蓝蓝消失前的征兆。11月21日早上9点多，蓝蓝像往常一样，骑着家里的紫色电动车出门。临走前，她用流利的普通话告诉婆婆，要去姐姐家玩。

这在袁新强看来并不反常，媳妇进他家前后，周边村镇的三四个年轻人都花钱领回了“越南新娘”。她们之间以姐妹相称，经常相互走动串门。袁新强从不管束，“离家在外，语言不通，有些老乡在一起，说说话也不孤单。”每次出门前，蓝蓝都会给袁

新强打电话告知回家的时间。

同时失踪的“越南新娘”，还有袁新强邻居袁迎宾的妻子云江。也是在2个多月前，袁迎宾给了吴美玉10.5万元的“彩礼”，带回云江当老婆。不过在最近一个多星期，云江出门前的打扮让袁迎宾觉得奇怪，“戴着她从集市上买回的墨镜，围脖裹得老高，说要到吴美玉家玩”。差不多同一时间，肥乡县北口村村民钱龙飞的越南媳妇吴小红也出了门，理由是参加老乡孩子的生日会。

多名受访者证实，当天上午9点左右，很多人家的越南媳妇都出了门，有人还结伴出行。

当天下午3点左右，袁新强和至少有7、8个找寻越南媳妇的乡亲，在安寨镇的街角、门店旁，找回了自家被媳妇们骑走并遗弃的电动车。镇上有人告诉他，当天上午，三四辆面包车曾停在街上，很多女人上了车，往曲周县城方向走去。

直到后来得知村里丢了越南媳妇，曲周县城的出租车司机赵志阳才猛然想起，21日，他也

曾拉过一个“大活”。当天，两个女人拦他的车要去郑州，“个子不高，俩人嘀嘀咕咕说了一阵我听不懂的话。”到达郑州后，对方大方地付给他1000元现金后离开。

人们曾在“美玉理发店”外登记过两次丢失媳妇的家庭信息，袁迎宾记得，一张纸上，人名、电话写了上百个，有人将这份名单送去了安寨镇派出所。对此，安寨镇派出所工作人员称，此案已移交曲周县公安局。

“媒人”吴美玉 落户20余年的越南媳妇；说媒收介绍费后“新娘”失踪

作为“媒人”，49岁的美玉理发店老板吴美玉，成为寻找失踪“越南新娘”仅有的线索。

25年前，邻村的范玉琴，比她小两岁，早嫁进赵庄村两个月。“大哥赵国盛老实、本分，岁数大了一直未能成家，婆婆便做主从邻村买个越南女人给他当老婆。”

范玉琴回忆，个头不到1.5米的吴美玉刚进门时，一句汉语不会说，家里从不让她下地干农

活，做饭时还为爱吃稻米的她开小灶。吴美玉学会中国话后告诉赵国盛，自己是被卖到广西又被骗来邯郸的。范玉琴说，生了大女儿后，吴美玉闹着要回越南，最后还闹到了公安局，“当年有政策，想回国的越南人，公安局可以给送回去”。但吴美玉回去没过几个月，家里人接到了她的电话，“说她又被卖到广西了，想回家，公公借了钱带着亲戚，坐了几天火车把她接回来。”

在赵庄，上了年纪的人提起吴美玉，大多用“聪明”来评价这个户籍已落户赵庄的外国女人，“站在人群里看人打纸牌，一会儿就学会了”。

十年前，赵国盛外出打工。为了让儿媳妇安心生活，婆婆出钱为吴美玉开了理发店，吴美玉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剪头的手艺。村民称，开张后，理发店里生意不错，十里八乡的村民都到她店里剪头发。但最近几

年理发店时关时开，“门前安个喇叭，喇叭里如果放音乐，就知道她开张了，喇叭几天不响，肯定又出去了。”

今年下半年，邻居老赵曾看见吴美玉屋里有越南男女出入，后来索性住在屋里。范玉琴知道，大嫂又开始说媒了。“几年前就给人说媒，收介绍费，后来介绍的女的都跑了”，范玉琴说，当时牵涉的人和钱都不多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理发店内“相亲” “相亲”活动涉及多村；提出办结婚手续被“媒人”推诿

此次集体失踪的新娘中，很多人都是在吴美玉的理发店里与男方见面。袁新强在店里相中了蓝蓝。担心是拐骗人口，袁新强交钱时提出要看证件，吴美玉让蓝蓝带着证件跟袁回了家。“没几天又把证件要走了，说要拿回越南办签证，回来再办户口。”

很多相亲村民称，带回家的媳妇，要不没证件，有证件的都被吴美玉收走。袁新强不止一遍催过吴美玉赶紧办手续，他计划年底好和蓝蓝领证、宴客。吴

美玉总指着理发店后正在装修的房子称，“最近忙，马上办。”不少村民据此推测，收走证件可能是这些越南新娘策划集体出逃中的一步。

多位找吴美玉介绍越南媳妇的村民回忆，在此过程中，每当他们提出疑虑时，吴美玉就说“我在这生活这么多年，生了两个女儿，咋可能跑？”吴美玉还把自己作为越南女人嫁入赵庄、融入农村生活的“样本”来推广。

记者调查发现，相亲的地点除了赵庄的理发店，有人发现，

吴美玉也常在曲周县朱庄和肥乡县北口村走动。

袁迎宾在朱庄一名叫张东爱的越南女人家相中了云江，钱龙飞则在北口村名叫吴丽丽的女人家，支付10万元“彩礼”后领走了吴小红。相亲的地点不同，相同的是，每到交钱、领人时，吴美玉一定在现场，“她就像个老板，负责谈价、收钱。”

11月21日，刚嫁到本地不久的吴丽丽一同失踪。12月初，朱庄村支书宋女士证实，嫁到本地近20年的曲周户籍越南

女子张东爱被警方带走。

失踪事件发生后，曲周警方成立“11·26”专案组立案侦查，初步认定“越南新娘”集体失踪涉嫌婚姻诈骗。12月12日警方通报，经初步查明，今年3月以来，嫌疑人吴美玉等5人在曲周、肥乡、广平等地收取每人数万元不等“彩礼”，介绍28名女子与当地村民成婚。目前，警方已将三名骨干成员控制，其中一人为吴美玉在广西的联络人。吴美玉和另一名嫌疑人李某已被列入网上追逃的对象。

被捧着的“越南新娘”

丈夫担心“留不住”；越南同乡聚会语言障碍外人难加入

相比本地媳妇，10多万“彩礼”领进门的越南新娘，在婆家更被善待。

“本地媳妇刚进门的一个月可能不咋干活，之后都会帮着家里务农，但我家从来不让媳妇干农活。”袁新强一家怜恤蓝蓝离家在外，倒是刚进门的蓝蓝，在今年秋收时抢着帮父母下地掰棒子、收高粱，这让袁新强更加疼爱媳妇。

袁新强说，每天蓝蓝出门时，都会给她100多元的零花钱，新衣服、新鞋，蓝蓝张嘴要买什么东西，自己也从不拒绝。

在袁迎宾家，云江脾气大，自己买的橘子不让丈夫碰，为了让老实而不善言辞的儿子守住儿媳，一家人也都尽量忍让。

至今，云江留在袁迎宾脑子里的总是一对睁圆的怒目，“她总给外面打电话，我也听不懂，凑上去听时，她就瞪着我说，‘听啥听，你又听不懂！’我也就随她说去，不和她吵架。”

在娶进越南媳妇的农村家庭中，寄予她们最大宽容度的是对这些女孩“早出晚归”的习惯，“这在本地媳妇中比较少见，除非你是出去上班”，袁迎宾心里也曾打鼓，担心他的媳妇不安分、留不住，他跟着媳妇和她的同乡聚会过几次，也有其他家的丈夫在场，但由于媳妇们都是用越南语交流，丈夫们也听不懂，他们也就不去。

不久前，云江告诉婆婆她怀孕了，家人高兴之余想带她到医院检查，被云江拒绝，“你们难道不相信我？”

之后，袁迎宾的姐姐买来早孕试纸，让弟弟偷偷在便盆中测验，被云江发现，“她生气了，把盆直接摔在了院里。”试纸上的表明怀孕的两条红线让袁家安了心，但他们没想到，一家人终究没守住这个媳妇。

人财两空后的期待

当地男多女少造成结婚困局，无力承担彩礼大龄男青睐“越南新娘”

在所有丢失“新娘”的村民中，钱龙飞算是幸运的。11月22日凌晨，他接到了妻子吴小红的电话，称她人在邯郸，让家人赶紧来接。钱龙飞和父亲骑着电动车，沿着邯郸的大街小巷寻找，最终在邯郸汽车站见到了身体虚弱的吴小红，随后家人报警。

吴小红曾对媒体称，21日上午，她受邀参加老乡儿子的生日会，在饭店被人迷晕，醒来后发现自己在一间黑屋里。

12月13日，吴小红坐在丈夫身边，不愿讲述那天发生的事。钱龙飞说，由于语言障碍，他不知道妻子是怎么跑出来的，他并非没有怀疑妻子的话，但觉得人回来了便不想苛求。避开妻子时，钱龙飞悄悄说，“娶越南媳妇实在太冲动，想想也觉得后怕，要是再跑了怎么办。”

父亲钱明亮低着头，“不娶，就找不上媳妇。”钱明亮说，儿子从18岁就开始相亲，但女方一听他是家中独子，便不愿继续交往，“人家觉得一个孩子供养老人负担重。”

钱龙飞的情况，也是当地一些男青年选择“越南新娘”的原因。“越南新娘”集体失踪后，丢了儿媳的家长们探讨过，吴美玉可能就是看准了“农村小子不好找对象”的现状，才动了“做媒”的脑筋。

据安寨镇一名不愿具名的村支书称，上世纪80年代，在曲周、肥乡、广平等地的农村地区，计划生育政策下，农村人受传统接代影响，都想生男孩，“孕妇一旦通过一些途径知道怀了女孩，很多都选择打掉。”男多女少的现状让有女孩的人家成了“香饽饽”，独生子、家中兄弟多、岁数大都可能成为婚姻障碍。

袁新强的父亲袁爱民称，他曾因干农活摔伤右腿，如今走路一瘸一拐，老伴儿时发烧导致右手骨骼变形，全家人年收入只有3万元左右，两个老人的残疾也成了儿子结婚的阻碍，“相了一个又一个，都嫌弃我们老两口是残疾。”

蓝蓝失踪的半个多月里，袁新强将她留下的衣服打包放进衣柜，眼不见为净。但他一闭上眼，都是她齐耳短发的样子。每次手机响起时，袁新强总是迫不及待地看屏幕上的号码，他期待有一天能接到蓝蓝的电话。（据新京报）